

編者按：因應暑假，校園版於明天起休刊，新學年九月五日復刊。

活力校園 逢周一、周四刊出

I ♥ LIBERAL STUDIES



國民教育中心組教師團訪山西

給抗日時期「慰安婦」送暖



▲教師團探訪的8位老人裡，只有劉面換（前左一）會笑，令作者印象深刻

在復活節假期，我參加了國民教育中心為教師舉辦的「探究近代歷史山西之旅」。最讓我難忘的不是腳下踩着歷史和文化的平遙古城和令人嘆為觀止的懸空寺，而是在孟縣西潘鄉羊泉村探訪的8位老婦人。

握手暖流 湧進心底

這8位老人在日本侵華期間，被騙被迫充當「慰安婦」，受盡日軍蹂躪：有的慘遭毒打，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精神失常；有的被肆意欺凌，染上嚴重的婦科疾病；有的終生殘疾，失去生育能力。更甚者，在三反五反、「文革」時，她們依然難逃被誤解、歧視的命運，再次遭受到精神和人格上的迫害和侮辱。她們背負着「日本婊子」的包袱苟活在人世上，慘遭「自己人」的「白眼」；她們受着雙重的羞辱，有苦難言、生不如死。

我們千里迢迢來到偏遠的羊泉村，看着曾遭受日軍糟蹋、世俗人嫌「髒」的老人。她們是萬愛花（年事已高，百

病纏身，入住醫院）、張先免、郭喜翠、李秀梅、劉面換、周喜香……她們都已白髮蒼蒼，憂傷的臉上布滿皺紋，那一條條深淺不一的紋路就像一道道歷史的傷痕，記錄着過去、把人生的滄桑苦難刻畫在她們的臉上。我們走上前去，握着她們那乾枯的雙手噓寒問暖。雖然彼此不能用言語溝通，但是有一股股暖流湧進她們的心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啊！

夢魘經歷 見證史實

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農家院子裡曬太陽的劉面換婆婆，她身穿紅色毛衣、灰色外套、戴着一頂白帽子、那雙憂鬱的眼睛裡透着一股堅毅的神采，嘴角上時常掛着微笑。我走到她身旁，握住她的手、在她耳旁大聲說：「婆婆好」。她抿嘴笑笑，用山西話問我：「你們從很遠的地方來？」我點頭示意。我身旁的張老師拉着劉婆婆的手問：「您是不是去過日本打官司的劉面換？」我睜大眼睛望着她。「是啊！」她回答。她

拄着拐杖慢慢站起來，背有些駝、肩膀也不太對稱，張老師小心翼翼地攙扶她。老人仔細端詳了一會兒問：「你是不是去過加拿大？」張老師笑着點點頭。從他們的交談中，我得知劉婆婆是第一位在日本法庭提出控訴、揭示日本暴行的中國婦女，她先後5次到日本出庭作證，同行的還有郭喜翠、萬愛花，還有在2007年與來自韓國、荷蘭和菲律賓的3位「慰安婦」出席過渥太華的聽證會。

往事不堪回首，這位老人為中國20萬被摧殘的婦女討公道，一次次含着淚水在法庭上重複夢魘般的經歷：「我被日軍折磨了40天，全身浮腫、不成人形、失去了行走能力，上廁所只能爬着去……我的左胳膊幾乎已經殘廢……」劉婆婆力證日本人在中國土地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日本政府駁回她的上訴，理由都是「事發超過時效和國家無罰責」。什麼是「國家無罰責」？即「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期間對民眾造成的傷害可以不追究」；也就是說，日本政

府派兵入侵中國領土期間強迫中國20多萬婦女做日軍的性奴隸，當作是公務員在執行公務。這簡直是喪盡良心、卑鄙無恥！

經過這次探訪，我從心底感到她們需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真正正正的「尊重」和「關愛」。在不久的將來，這8位「人證」，還有其他有着同樣命運的被遺棄在某個角落裡的女性，將一個個化為煙塵消失在人間。作為人類，我希望日本政府不要隱瞞事實、推卸責任，正視侵略戰爭給不知多少女性帶來身心、靈的創傷。日本政府應虔誠的懺悔，真誠地向二戰期間所有受害的婦女謝罪並給予經濟賠償，還她們被掠奪的尊嚴和清白，補償她們的損失。

作為一名香港人，我希望大家多關注她們。在她們有生之年為其出一點綿力，哪怕只是一句問候的話語、一封簡單的書信、一點熱心的捐助，讓她們在剩餘的歲月裡有安逸的生活、讓她們遲暮之年得到世間的珍愛、讓她們餘下的生命因愛動聽。

作為一名教師，我希望日本政府擔起教育的責任，教育自己的國民以史為鑑，不要重蹈覆轍；更希望年輕一代彰顯人類的良知與公義，讓「愛」與「和平」之花就像那千樹萬樹的梨花開在世界每個角落。

撰文：李勇紅



美德你得

中美校長的交流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經濟不斷增強能量；到21世紀，中國的實力不容忽視，有所謂「中國崛起」的說法。誠然，中國在世界局勢、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已是舉足輕重，甚至西方社會亦談到「中國威脅論」。因此，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是世界局勢的重點之中的重點，美國的對華政策與亞洲策略，都會影響地區的穩定，如最近的「南海主權」等問題。

不過，中美一方面有競爭，另一方面更需要了解和合作，期望締造雙贏的局面。筆者去年和今年都有參與在廣州舉行的「中美中小學校長論壇」，深感中美的教育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是可以互相學習、互補不足的。早在2006年，華南師範大學的基礎教育培訓與研究院便與美國田納西州的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合作推展一個中美校長交流的課程，每年都互派校長到對方的學校探訪並作深入的了解，例如中國的校長要在美國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逗留3星期，期間參觀各種類型的學校，如取錄成績較佳學生的磁石學校 Magnet Schools 和一些普通的公辦學校，有小學、中學，有成績好、有水平較差的弱勢學校。中國校長更有2天要變成美國校長的影子，全天如影隨形，了解美國學校校長的工作流程、具體的工作狀況。那是深入的，所謂見微知著。雖然是短短2個工作天，也可以了解和感受到美國校長在工作上的滿足感和壓力。6月，美國的15位不同學校的校長又到廣州做同樣的活動，讓雙方互相了解和學習，並且建立一定的友誼。

整個交流活動的高潮可說是「中美中小學校長論壇」，今年的主題是「如何平衡學業成績和個人人才發展和創意」。中國的學生在考試的表現一直保持高水平，如上海在PISA中名列前茅，但這一切都好像是為了應試，沒有關注每個學生的個人個性發展；美國則相反，創意是強，但成績不佳。論壇最後由香港教授李業富作了一個簡短的主題發言（Key note），他說合作教學（Co-operative teaching）正好調和兩者，雙方互派老師作訪問老師（Visiting teachers）；他的建議可謂真知灼見。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心同此理

領袖

筆者小學五年級時曾當過「風紀」，亦即現今的「領袖生」，或「好學兄」、「好學姊」；職責是維持學生在開課前及小息時的秩序。在筆者的年代，「風紀」是由班主任選出，都是些品學兼優的學生，而訓練卻相當簡單：只由老師吩咐把守的崗位和負責的範圍，着重的是學生有否在走廊通道或上落樓梯時不守秩序，和老師未進課室上課前有沒有出現喧嘩叫囂等情況。若發現有不守秩序者，須向風紀隊長或老師報告。至於維持秩序的技巧、準則卻沒有教授，更沒有什麼突發事故應變的訓練。

也許年代不同、社會變遷，過去的孩子一般較現今的單純、較容易服從規矩，所以即使欠技巧或準則，當「風紀」對於體形瘦小、內向又害羞的筆者來說可謂並不困難。反而日子久了，還贏得一些低年級「粉絲」同學的尊重，十分有滿足感。然而，筆者其實一直都不明白學校為何要選一個品學兼優但尚欠領導才能的人做「領袖」。

領袖的特徵，可謂多不勝數，例如：機智、冷靜、有學問、有見識、有修養、有解難能力、懂計劃、設置和執行目標、帶領及管理群組、意志堅強、有魅力、有耐力、有犧牲精神等等。有說「領袖」是

意會詞，猶如「一件衣服的最外圍，即最前端部分的衣領與袖口」，泛指某個領域裡地位最高又最富遠見的突出人物——如國家領導人。

領袖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育的？為什麼某些人可以成為領袖？某些不可？直至目前為止，心理學界仍未有共識的理論去成功地解釋這些問題和現象。較多人接受的是，領袖的產生可能與個人的性格特徵（Trait）及環境（Situation）（例如適當的時機）有關。領袖有多種類型，包括有自我意識的高情緒智力型（Self-aware）、有魅力型（Charismatic）及善於交易型（Transformational）；有些領袖較多關注組員的感受和關係，有些則着重目標與成就。

在政治上，不同的權力差距（Power distance）產生不一樣的領袖形態。高度權力差距的國家（如印度、墨西哥），領袖可以獨裁方式領導人民。中度權力差距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意大利），人民期望被諮詢的同時，也願意其領袖與他們之間在地位上有高低分別。低度權力差距的國家（如丹麥、以色列），人民只接受可參與及民主式的領導形式，而領袖也不可擁有地位，否則會遭到民眾的反叛。

集仁琛



資訊站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畢業禮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3時半
地點：該校禮堂



數學挑戰站



小學數學智多星比賽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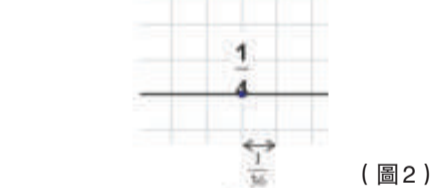
問題1：圖1中3個藍點代表數線上3個分數的位置。把紅點移到數線上的正確位置。



(圖1)

分析：要解答這條題目，我們先要找出每一方格的闊度。

1/3與1/4之間相隔了3個方格，即每個方格闊度是(1/3 - 1/4) ÷ 3 = 1/36 (圖2)



(圖2)

接着，我們要移動紅點，將1/2放在正確位置。

1/2比1/3大，所以1/2必在1/3前方。

1/2至1/3之間的格數是(1/2 - 1/3) ÷ 1/36 = 6

因此，1/2的位置在1/3前6個方格。

答案：



(圖3)

現在考考同學，試找出0的位置。

問題2：在圖4中的兩條數線上，綠色的點（上）隨紅色（下）的點變化。找出它們的關係。

然後移動紅色的點使綠色的數變成135。



(圖4)

分析：這一題看似容易，但只要一試，當紅點移至80時，綠點已經超出可視範圍了。

這不是電腦程序出錯，而是題目要同學透過了解紅點與綠點的關係，才可把問題解答。

要找出它們的關係，我們可嘗試從起點入手，即由0開始。

當紅點是0時候，綠點是0。



(圖5)

當紅點移至1時，綠點顯示1.5(圖5)。再當紅點移至2時，綠點是3。此時，我們推測綠點的數值是紅點的1.5倍。

我們可反覆移動紅點的位置來確定推測是否正確，當然這個推測是正確的。所以，要使綠色的數變成135，我們要移紅點至135 ÷ 1.5 = 90。

現在，同學嘗試挑戰以下題目吧。

問題3：在圖6中，三條數線上，綠色的點隨兩個紅色的點改變。找出它們的關係。

然後移動紅色的點使綠色的數變成150。



(圖6)



大專隨筆

天后誕的香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畢業生 梁智濤

適逢西貢天后誕建棚屋做大戲，也就是西貢原住民到天后廟上香祈福之時。今天棚屋已建成，大戲也於晚上正式開鑼，現在正是添香之時了。

自小對天后誕沒什麼特別感覺，每年都是家人提起才會想到要添香。由於小時尚未懂性，加上每年天后誕及做大戲時少不免會大鑼大鼓，那時不知道為什麼，只要鼓聲隆隆、鑼聲喧天，心臟似乎承受萬噸負荷、像被大石敲打般痛苦。以前每次要隨爺爺去，總是心不甘情不願；要不然就動怒，總之這些東西最好不要碰上我就最好了。

隨着年紀漸長，帶我到棚屋的爺爺已經遠去，我對鑼聲的痛苦也不知不覺消失了。可是只要嗅上香火味，雙眼與鼻總是不適、感到呼吸困難；加上對神明一事，我從來沒有信從，因此每年上香，只隨父母、依他們所言而上香祈福，拜觀音、關雲長、土地神，添香、祈福過後也就離去，整個過程大概只是10多分鐘。

今天，當我拿着大香點火時，內心突然感到平靜，前所未有的安穩與快樂在心底縹緲着。很多信仰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的人，都跟我說：「只要你深信祂真的存在、真的能助你，許下之願的必獲應許。」事實上，我放眼所見的也是在現實中得到應許的人。但對於要在一大群人前奔放地舉起雙手、發誓信仰耶穌，我反而卻步。同一時間，我所認爲的神，就真的只有我情急時祈求，祂就真的應許；那些說着爲神的愛而希望令你感到神的愛、人間的愛云云的人早就不知所終，更別說會關心你了。

我把點好的香火插進香爐上，誠心拿着幼香隨父母一起拜着。我開始體會，信與不信你絕對可以決定，但大前提是要建基於尊重，正所謂「入鄉隨俗、進廟拜神」——這是一定的。

香火中，飄然的不是煙霧，還有爺爺在棚屋夜市時買給我的零食和玩具的回憶、父母栽培的點滴和心意；面對點燃着的香火，我突然很懷念每個曾經伴我走過的人……



初學粵劇

粵劇串連中文及通識

港大粵劇教育計劃統籌 蔡啓光

筆者在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由幼稚園至大學學士畢業，不論在校上課或課餘活動，從來沒有接觸粵劇的機會！可見以往在學校教育裡，並無粵劇的成分。本專欄已有8個月，從學生的投稿可見，這情況已有所改善：學生不論在校內或校外，只要願意，都有接觸粵劇的機會。

最基本的是，一次的到校活動，例如「送戲到校園」：劇團成員在學校禮堂作示範演出、加插互動環節，使學生對粵劇有初步的了解。此外，還有「粵劇藝術體驗計劃」之類：學校安排學生到劇場觀戲，配以演前講座和演後交流。少數學校更有粵劇學會，定期舉辦粵劇活動，包括課餘的粵劇班、外聘粵劇導師到校授課。就算學校沒有粵劇班，學生亦可自行到粵劇團體參加各種粵劇課程，逢周末到劇團上課，習唱、練習功藝；有恆心者，持續數年，將來成爲演員。

除粵劇的表演教習外，亦可把粵劇兼容於不同學科作爲媒介，教授學科內容：中文科和文學科集中劇本研習、文詞賞析、原著比讀，提升語文能力和增進文學修養；通識科以戲棚考察來探究本土傳統文化、深化本土意識；其他學習經歷則以觀



▲（攝於戲棚後台）作者帶領學生考察戲棚，探究本土傳統文化；學習粵劇就如相中戲服，是多彩多姿的！

戲導賞作爲藝術發展的學習活動。以上多元兼容的學習機會，學生可因應自己的興趣和意向選取合適的方式接觸和學習粵劇，這才是適切的粵劇教育——既能顧及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差異，又能配合不同學科的課程發展。

不論是哪種接觸，深淺長短；就算接觸後就暫停，粵劇種子已栽入學生腦內，他日成長後再遇粵劇，也因少時接觸過、有基本認識，肯定較易重拾；且年紀更大，經歷更多，應該更懂欣賞。這正是粵劇教育多元兼容的傳承作用！